

神韵之美天上来

生命的觉醒

刚来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李建强，在纽约无线电城连续观看两场神韵晚会后，他从那些超人想象的舞蹈、音乐、服装和天幕所展现的如梦似幻而又真切不虚的天上人间的美景，以及整台晚会的深邃内涵，感受到了远远高于人的智慧；从遭受中共打压长达九年的修炼团体，能在极短时间内组建三个世界顶级大型舞蹈团和两个交响乐团在全球同时巡演，创造出世界演艺奇迹中，他看到了神韵的神圣力量。他说：“神韵是神的恩典，是神用绝美的艺术的形式向我们彰显我们该去的天国。”

因职业关系，李建强对大陆法轮功学员遭遇迫害的现实非常了解，对这些天天发生、而又无力改变的惨剧却渐渐麻木了。但当这种悲剧在文明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被以艺术的形式真实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他被震撼、惊醒了！

他直呼：“迫害如此善良美好民众的这个政权实在太邪恶了！我觉得，受它统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自己容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样的悲剧而感到羞愧，为这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在自己的胆怯、沉默、麻木和纵容中继续发生感到羞愧！这事实上是在得罪天，得罪神佛！在这么大的悲剧里，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还分不清是非，推波助澜，甚至助纣为虐，那真是危险至极啊！”

那首《给你希望的路》，更令他热泪长流，感慨不已：“以前走过纽约法拉盛街头，看到那些风雨无阻的站在那里发传单、发报纸的老人时候，我会接一张，也说声谢谢。但当时的感觉是，这些老人多不容易啊，赶紧拿一张吧，象是怜悯他们……还有国内那些不惧毒打，不怕坐牢，坚持信念，冒死上访、发传单告诉人们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究竟为了谁啊？以前我真不明白。”

看了神韵，他开始理解他们了。“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回报，也不是为自己。尽管我们对当局在他们身上制造的人权灾难，装聋作哑，缄口不言，甚至无心无肺地嘲讽他们，受难中，他们依然无怨无悔、满怀慈悲的带给我们真相，给我们指出一条希望的路。他们的坚持和牺牲，正是为了救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芸芸众生……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他们的包容，他们的境界，让我既汗颜又感动。”

看神韵，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什么时候我们能把神韵搬回中国大陆去上演？给那里的每个人一个机会去思考和判断，能创作出这样充满美好和正气艺术作品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能上演出如此精湛、绝美晚会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究竟于国于民有益有害？他们与迫害他们的政权谁正谁邪？这也是给那里的每个人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命的路。”

很多看过神韵现场演出或晚会光盘的华人，在这洪大的慈悲和无量的智慧中，头脑中的变异与毒害被归正和消除，恶党邪灵附体被清除，正念被启迪，良知被唤醒，其内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得以救度。◇

“神韵打掉我无神论观念”

一位来自天津的女士，原本是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多伦多再度观赏神韵后表示，“以前几乎只要一提到神，马上就不信，根本不要再往下听了。但是看了神韵，就感觉是有神存在的。”当她看到《迫害中我们屹然走在神的路上》，那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打死的父亲从舞台上飞升到天幕的天空中成了佛，原来穿的黄体恤也随之变成了佛的袈裟，她就觉得“这种很自然、逼真的表现手法，很真实、自然的过程，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就是这么真实存在的，无神论的观念一下子不见了。”

从事承包工程工作的金先生，在看完神韵演出后深有触动的说：“太震撼心灵了！过去谁说有神的存在，我根本都不相信，可今天我都感受到了，神韵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人生目标开始明确，必须走这个路——相信法轮大法，相信神，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很多观众表示，以前不理解的东西通过看神韵都能深刻理解了，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在世上传法轮功。

新年背后的沉重： 马三家劳教所超乎想象的残忍

【明慧网】在中国传统新年刚刚过去之际，有谁会想到邪恶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却仍在上演着一个个人间悲剧，摧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手段之残忍、毒辣、卑鄙无耻，令人咋舌。这就是鼓吹中国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共所为，视生命如草芥，滥施酷刑使马三家劳教所一所三大队成为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这个一贯被中共声称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所，对于信仰真善忍的国民所使用的迫害手段已经远远超出对敌人的残酷。

马三家一所三大队是专门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部门，成立于2008年9月29日。据说在辽宁这样的集中营有三个，另两个分别是大连和本溪劳教所。成立之初，便把原来被非法关押在一所、二所的大法弟子转入进行强制转化，后又陆续由锦州、抚顺、鞍山、营口、葫芦岛等地转入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现共有102人。“百分之百”转化意味着什么？就是可以利用一切邪恶手段进行迫害，时间不限，直至转化为止。恶警王彦民甚至多次声称：这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所用的电棍都是80万伏的。

一、80万伏电棍

55岁的大法弟子罗纯贵被强制转化时喊：大法好！被恶警用电棍电嘴，半小时嘴就高高肿起，满口牙齿全部松动，即便这样仍未罢手，（转下页）

(接上页)又电击脸、颈等处,持续两个多小时,见仍未转化,又以站立姿势把双手铐在略高于头的上铺铁架床上,如此三日,进食完全靠输液,三日后才能勉强喝粥,一个月嘴也没完全消肿,现在脸、嘴、颈被电棍灼伤处肤色仍是暗黑的。60岁的大法弟子赵连凯,遭受电刑,嘴肿的程度甚于罗纯贵。

大法弟子于溟,因参与08年8月11日越狱事件,受到各种折磨,送到一所二大队时就被施以拳脚、电刑后,铐在走廊的铁门上数日。被转入三大队,在办公室遭电击20分钟左右后,恶警又把他倒拖着拖到寝室门口继续电击,并让其喊承认错误、服软的话。之后强制他在地爬,恶警在后面电,这样从40多米的走廊爬到头,经过七个房间,恶警在后面电,再转回来爬回去……

大法弟子韩锡敏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三大队成立之前便遭受时任生产大队长的高洪昌的迫害,当时韩锡敏高烧几日不退,不能参加奴役劳动,高洪昌用电棍电击,逼迫其劳动。大法弟子韩锡敏多日高烧不退,烧成肺炎,在卫生所花去1800多元(家里刚寄来2000元)。

原中国科学院博士、大法弟子郑旭军,被五、六个恶警一起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恶警李猛又单独用刑,电刑后又被罚在大厅面壁站立,除吃饭上厕所时间外,几乎全天站立,午夜12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20起床再站,如此持续一周。大法弟子孙书忱被电击的一度精神失常,邓长全、孟宪武、赵建也先后被电。

二、更残忍的“桢刑”

大法弟子蔡超,年仅22岁,被绑到床上施以桢刑,上下铺的铁架床,在床头处使其面向床,站立姿势,双脚踩绑在离地20厘米的横梁上,大腿前面顶在床头上,上身呈90度,双手被铐住,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向前用力桢紧,绑在上铺床尾的横梁上。施刑的恶徒看时间的长短或摸受刑者的手,看完全凉透了就松下来(因为时间长了或手凉透了会痛感减轻甚至麻木),10分钟后再桢上。在这过程中,恶警还用电棍电击颈、手、腹、背等处,还用脚踩绑在手和床之间连接的绳子上。这样行刑三次大概五小时,当把蔡超放下来时,他的双臂不能上举,人不能直立,经过一个半月才基本恢复。

大法弟子李海龙也被这样桢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仍不能正常行走,走路象脑梗后遗症一样,双脚绵软,脚尖不能上翘。受此刑的还有:肖忠民、孙洪凯。导致肖忠民双手无力、麻木、冰凉,右手小指无知觉,孙洪凯受桢刑时还被用木棍向外反观界别膝盖。

三、更加残酷的折磨

大法弟子崔德军则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傍晚五点多行刑,先桢了两个多小时,看仍不屈服,继而又把他背部靠床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时任一所管教科科长,时常在三大队蹲守)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MP3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其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MP3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其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

本来铐在床上,就感觉听见了把自己放下来了,可是手拿不下来,使了一个多小时的劲才知道自己还铐在床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三天才从床上放下来,瘫倒在地,曾三次尝试站起来都没有成功,手脚完全不受支配。

恶警见他确实站不起来了,仍不屈服,就把他铐在“死人床”上,四天后刚能站起来,又再次行刑,面向床左腿站立,右脚举在上铺床沿上,呈武术劈腿姿势,左右手分别铐在床头和床尾,桢紧。左腿膝盖下面的小腿骨顶在下铺床沿上,右腿小腿肚压在上铺床沿上,持续一个半小时后换腿再劈一个多小时,放下来时左腿已使不上力,间歇十来分钟,指使普教用脚踩腿,把另一条劈开压,使麻木的腿再次有了撕裂的感觉,比上刑时还痛苦,然后又以坐姿背对床,腰稍上一点处顶在床沿上,两手反剪向后拉在上铺另一侧的床沿上,两腿呈一字劈开,左脚尖向上,右脚尖向下,各自绑在床头床尾的床腿上。

恶警王汉字想一损招,把烟灰缸放在受刑者面前,把里面盛的烟、旱烟、废纸等杂物点着用烟熏,泪涕俱下,还同时用MP3播放恶语和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放下来,再用普教踩压腿,把腿劈下到脸部约十几分钟,再把上个动作左右腿颠倒,右脚尖向上,左脚尖向下。由于上半身、双手被反剪后桢,使上身根本无法动弹,腰椎内弓变形,腿脚呈黑紫色。一小时左右放下由普教继续踩压10几分钟,见不屈服继续上刑……从晚上8点到次日半夜1点,上午又开始行刑……总共历时八天。

时隔近一个月,大法弟子崔德军的腿还未完全消肿,还不能正常行走。由于上级年终检查,问话时崔德军的回答未令邪恶满意,又对其行刑,鞠躬式桢了两个多小时和间断的电刑,之后双臂一字桢开铐在床上,呈十字站立,六天不让合眼,总共折磨了十六天。大法弟子孙毅也受过电刑和桢刑,直到过年前已持续站立折磨两个月之久,导致腿部浮肿出现多处渗血点,骨瘦如柴,极度虚弱,而迫害仍在继续,境况堪忧。

这也只是我所知道的几例,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邪党恶徒搞了个宣誓栏,让所有人宣誓并在上面签字;还有不定期的所谓“考试”,不按邪恶的要求就行刑;初期在操场上走步,恶警手拿电棍,走错的电,口号不响的电……种种恶行难以言说。

马三家一所恶警以高洪昌、井洪波、于江为首,王汉字、金山、苏巨峰、李猛为打手,王彦民此恶徒在行刑时多次叫嚣:“这两个死亡名额,谁要我就给他一个!”

国务院公安部高干退党

我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中共高级干部。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30年代入党。曾在国务院,内务部和公安部任要职。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在上演着,直到21世纪今天。尤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彻底地对共产党绝望了。

我了解许多中共内幕,知道的越多越绝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讲得太多。其实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对法轮功的迫害很了解。为什么不敢讲一句话!温家宝,你别忘了你的爷爷温鹏九文革时期被关在秦城,不是因为内部有人敢讲真话主持正义,他早就被迫害死在监狱。

为了我的灵魂能在另一个世界中安息,现特请我的晚辈代为我用化名,严正声明退出共产党等一切有关组织,彻底决裂,所有誓言全部作废!

刘士